

湊 陣

陳玉獅的木工小工廠還算整齊——各式手鋸、弓鋸、刨刀、銼子、木工雕鑿工具組，以及各式機具如座式電鑽、線鋸機、小電鑽、電鋸、高速鑽等等，器具很多，所以必須要維持物歸原位的習慣。工廠中央是一張將近完工、只剩下上漆還沒完成的神桌，周圍靠牆的部分則有一些中小型的木雕作品，多是工藝、實用類型，陳玉獅的作品。其他的小件成品，或普通、或未完成、或非常拙劣，則為陳玉獅木雕教室水準不一的學員所雕。工廠後方角落附屬的木雕工作室約佔地三分之一，屬於長女陳十一。陳十一的工作室相對之下相當凌亂。她有一套自己慣用的木雕工具，四散在工作桌上，一旦開始使用就不打算要收拾。沒有機器，因為都直接用父親的。

分隔工作室與工廠的是一面假牆，掛滿獎牌獎狀的那一面原本朝外，是陳玉獅用以炫耀女兒成就的方式，但陳十一不喜如此招搖，入駐後第一件事就是想把豐功偉業收起。雙方幾經交涉，最後的妥協方案是「換面」，從牆外移到牆內。只是如此一來，陳十一又不免覺得有股孤芳自賞的氣味，實在是非常困擾，很快就演變成非不得已絕不讓人進入工作室的自閉情勢。

此時就屬於這種情況。她不在桌前工作，而是指揮著兩個木材行工人用推車搬運一塊半人高的檜木木材穿越工廠送進工作室，一邊叮嚀著「小心不要撞到神桌！」兩個年輕工人曬得黝黑，不知道是不是大學生暑假打工，她暗自讚許這年頭還有年輕人願意幹體力活真不容易。

工人們汗水透溼了的薄制服黏在腰背胸膛上，筋肉起伏與呼吸的節奏一致。

陳十一別過了眼。

還是少女的時候，這些在工廠與木材行之間來來去去，一批換過一批的陌生精壯漢子總給她強烈壓迫感，惦量著對方的體型，把人家想得很壞很邪惡。她比普通身材的女性稍微高大粗壯一些，但自忖要是打起來，無論如何是打不過的，所以只要父親一離開視線，她就無法不繃緊神經，守著逃跑路線，直到工人離去或是父親再度出現。枉費她的警覺，從來也沒發生過什麼事，倒是在丈夫的挑選上栽了個超級大跟頭，之後就完全無法純粹欣賞肌肉與力量之美了。

工人之一在問答間得知她是頭家的女兒，便開始絮絮叨叨說個不停。原來他是小妹秋分的國小同班同學，似乎是初戀對象，所以聽說過許多關於陳十一的事，還跟著親戚朋友們直呼她為「阿土」裝熟。人際關係真是麻煩，她始終不是

那種會對人親切的類型。另一個工人識趣多了，在秋分的同學興高采烈地對他比劃加說明「土就是十一，懂吧？」的時候，安安靜靜地遞上收據，隨後又安安靜靜地把囉唆不完同伴拎走。

◇

陳玉獅領著定安宮管理委員會的吳主委來工廠，說有事要拜託「阿土師」。定安宮是地方上的庄廟，也就是信仰中心，主祀保生大帝。厝邊頭尾大家都從小認識，主委與陳玉獅是同陣頭的，更是換帖兄弟，看著陳十一從個丫頭長成大人，離家，返鄉。只要他敢開口請託，陳十一是不太可能推卻，但印象中藝術家只要扯到創作多半有很多常人不解的原則和龜毛的尊嚴問題，雖是長輩，仍謹慎地客套了半天，才勉強把「阿土師」的「師」字收回，生怕還沒提出想委任的工作前，已經一個不小心失了禮數得罪了她。

主委打開他帶來的箱子，裡頭裝滿十二婆姐陣的面具。此行的目的，是想請陳十一將這些讓陣頭成員穿戴的紙裱面具重新製作成木製的。紙製面具雖然有輕便的好處，但也相對脆弱，陣頭日曬雨淋的，再加上汗水的蹂躪，每年都會送去官田給師傅修補，但是去年那位師傅過世了，又沒有傳人，請示大道公的結果，是來找阿土。

原以為主委是想找美術系畢業的阿土做修補工作，沒想到是全新製作，而且還是用木頭，陳玉獅聽了詳情臉色一沈：改用木頭，找他不就好了？身為這個婆姐陣元老之一，原來是這樣被神明「看沒有」，寧可去委託對婆姐一知半解的現代人女兒也不找他。陳玉獅酸溜溜地直接戳破，委員會是不想傷害他感情才假傳聖旨吧。耍脾氣丟下兩人，漆神桌去了。

主委知道陳玉獅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竟不去追，只顧著遊說陳十一接下這工作。等陳十一發現自己好像允諾在兩個月內交出十四副面具時，已經脫不了身了。主委不知哪來的信心，「你得過那麼多獎的人，沒問題啦！不是我在講，你離婚的正是時候，神明都算準準。」

陳十一送走了客人，馬上興師問罪。離婚的事情，到處去廣播了嗎？

陳玉獅果然早已消氣，一臉無辜地反駁，離婚為何要怕人知道。

「我又沒有怕人知道。」

「對啊，你又沒有做錯事。再說，我們這小地方，不知道才奇怪咧。」

陳十一瞪父親一眼，也不管陳玉獅正在油漆，把主委留下的原版面具擺在未漆的神桌桌面上審視，逼父親停工。指著一個嘴歪臉斜的面具問：「這個為什麼長得特別怪。小時候明明覺得婆姐們都一樣。」果然如陳玉獅所指控的，對婆姐陣懵懵懂懂。

陳玉獅瞄一眼，搖搖頭，真是小時候頭都白摸了。這是婆姐頭，總管陳大娘。其他的是二宮黃鸞娘、三宮方四娘、四宮柳蟬娘、五宮陸九娘、六宮宋愛娘、七宮林珠娘、八宮李枝娘、九宮楊瑞娘、十宮董仙娘、十一宮何鶯娘，還有十二宮彭英娘，這十二位神明救援產婦，保胎送子，是女性與兒童的守護神，所以陣頭出巡時，大家都爭著讓我們摸頭保平安呢。另外這兩個是婆姐母跟婆姐团，他們嬖孫倆是方四娘的母親跟兒子。方四娘改嫁，古代嘛，所以不得不把拖油瓶交付給娘家的母親，不過最後方四娘一家還是團圓囉。

當然也被摸過頭的陳十一戴上方四娘的面具對陳玉獅撒嬌，怪趣。這故事好殘忍喔，阿爸。阿爸，你會幫我做面具吧？

「誰要幫你。我很忙，你自己想辦法，你是大師欸，神明指定欸，我算什麼腳。」

「怎麼這樣，跟方四娘一樣無情。」

「夭壽！不要亂講話。」



夜裡的陳家鑼鼓聲不斷，間以陳十一豪放的爆笑聲與「陳初三！加油！陳初三！加油！」陳十一與其母陳林滿在沙發上笑容滿面地看著陳玉獅爺倆。陳初三一手拿一把便宜塑膠傘，另一手拿著報紙折成的、爛爛的扇子，賣力但很彆腳地隨音樂踏著婆姐陣頭的基礎腳步。陳玉獅則在一旁插著腰隨時指點，兒子的缺乏節奏感搞得他又好氣又好笑。茶几上擺著一台 CD player，由陳十一負責播放與暫停音樂。陳林滿正在修改給陳初三的大紅婆姐衫，一直被陳初三分散注意力，

進程緩慢。

根據傳說，臨水夫人陳靖姑收了三十六位婆姐作為手下，職司婦幼平安，十二婆姐陣理論上應該是三十六婆姐陣才對，但即使在信仰更堅定的從前，那也是太過龐大的編制，因此便以頭十二宮代表全體了。現時參與者平均年齡層相當高，要湊齊人數更是越來越不容易。早已成家搬出的陳初三被陳玉獅召回時，大概是這樣的情況：

「阿森他三叔公上個月出車禍有沒有，所以我們陣頭就又少一個人——」

「我不要！」

「我叫你來不是要你答應，是叫你來練習。你沒有選擇。」

「不要啦，很見笑。」

「見笑三小？你當便利商店店長是多高尚？戴上面具誰知道是你？」

「為什麼不叫大姊跳？」

「女人不行。」見陳初三和陳十一一臉不以為然，陳玉獅又說：「平常都是女人在照顧囡仔，所以要讓男人有機會去體會這種感覺。看過歌仔戲吧？看過歌仔戲的三八有冇？就像那樣走路。」

小妹陳秋分也挑在這一天夜裡回家，大老遠高跟鞋就跟鑼鼓聲唱和著。一家竟然意外地相聚了。陳秋分對於為何辭去外貿公司的職位不肯多談，只顧著跟被趕鴨子上架心情相當不爽的陳初三鬥嘴，隨後就與陳林滿的碎碎念一同上了樓。

你跟阿土這兩姊妹，長這麼大了還要父母操煩。阿土剛回來那幾天多恐怖，你阿爸偷偷跟著她三天，發現她常常去三岔路那塊空地瞪野雞，好像野雞欠她一筆債還是欠她一個缸。整個人癡神癡神，哪有人找題材是那樣子？最後你阿爸看不下去，第四天早上把她拖去工廠幫忙，還為她隔了一間工作室出來，她才慢慢恢復正常。你不要看她平常笑咪咪的，她喔……

陳十一默默地把音響的音量調大，但嘲笑陳初三的興致已失，沒多久就也回房去翻看她稍早從圖書館借回來的、沈重多彩的民俗藝術圖鑑書籍，比對著舊面具，動手素描，鑽進自己的世界。

再一抬頭，陳秋分笑嘻嘻地闖進來了，素靜著一張臉，爛爛的T恤配過膝的球褲，讓陳十一想起小妹還是高中生的模樣，那是她古靈精怪的氣質最鋒芒畢露的時期。兩人年齡差距有七歲，陳十一小時候的任務之一就是說故事給她聽——

只比她小一歲的陳初三彼時已是「沒救了的死小鬼」，她認為。陳十一總是「愛你嗷愛你嗷」地對陳秋分喊著，她的父母不曾這樣教她，不知道從哪裡看來的，陳十一認為孩子一定要從小就感受到家人的愛才能發展出健全人格。陳十一也只對陳秋分如此直接。

陳秋分東拉西扯，假意對面具和草稿有興趣，一下子問姊姊什麼是陣頭？（喔原來就是繞境那個。）一下子問什麼是十二婆姐？（難怪有點面熟，就是爸的表演嘛。）還有為什麼大爺、矮仔爺舌頭伸那麼長，他們還是人的時候不是一個是淹死的、一個是吊死的嗎，為什麼兩個的舌頭都伸出來啊？（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啊阿土。）

接著輪到陳十一一直等待的問題：「媽說你剛回來的那幾天，天天跑去看野雞？」關於鬥敗的母雞這個不成立的失敗自喻，她並不想回答，幸好陳秋分似乎沒想要深究。

陳秋分有更重要的話要說。



陳秋分懷孕的事，陳林滿與陳十一都主張先瞞著陳玉獅，當然紙包不了火並瞞不了多久，讓陳玉獅真正震怒的是陳秋分始終不願意透露孩子的父親是誰。冷戰總是一發不可收拾，陳十一留在工廠與工作室的時間便越來越長，想盡量避開同時與父親和小妹共處的尷尬。木頭和木屑的味道讓她安心，敲敲打打便忘了塵世。

陳十一在父親的木雕教室找了幫手，談妥了條件後，每天晚上來上工，陳玉獅偶爾也會來插花指指點點一番。這幫手她見過的，就是那日送木材來的兩個工人之一，安靜的那一個。他被稱呼為長壽仔，國中時曾經讀過美術班，有點素描底子。陳十一覺得他的木雕作品不太像是學院系譜，也不是陳玉獅的風格，一問之下才知道長壽是他的漢名，他的族名是歷亞斯 Lias，來自有木雕傳統的排灣族，小時候常跟在木雕專家的部落長輩身邊玩邊學，長大後才離開屏東出外打拼。陳十一與歷亞斯都是慢熱的人，但有木雕作為共通的語言，倒也相處得不錯。直到歷亞斯拿了他自己的一張草圖來請陳十一指教一番，兩人才首度出現了意見的分歧。

陳十一直截了當地指出，歷亞斯的設計缺乏個人風格。「這是我個人意見，你聽聽就好。我的意思是，原住民作品不是非要有傳統圖騰、太陽、百步蛇、雲豹啊那些，跟你們信仰相關的象徵和符號。傳統可以是養分，但是不能是限制。」

而歷亞斯卻認為他的木雕作品有其使命，要透過雕刻中的圖騰或生活圖案來保存原住民的文化。

「你要把自己定位為哪一種藝術家呢？你是要為族人創作？還是為自己？藉著為族人創作找到自己？還是藉著為自己創作找回傳統？這有很多可能，但是我從你的草稿中看到是，這些圖案吞噬了作品，既失去原有的自然樸實和神秘感，也缺乏自我，而且不太看得出來你對自身文化的感情。」

歷亞斯不是不能接受批評，但他還是忍不住指著桌上半成品的婆姐面具，「我覺得那也是『失去原有的自然樸實和神秘感』，也『缺乏自我』。還有，這不是你們漢人傳統信仰的東西嗎？從你的面具草圖我也看不出你對這面具有什麼感情。你不覺得你說了那麼多冠冕堂皇的話，再來做這個，有一點……矛盾嗎？」歷亞斯選擇了較溫和的形容，因為陳十一突然以一種驚弓之鳥的表情看著他。

陳十一第一次逃回家裡時，陳林滿說，你就是說話太直了，男人要面子，你就是說話太直了。

沒肚量算什麼男人，幹。陳玉獅一拍桌，嚇得陳十一又抽噎起來。

陳十一悲哀地低下頭，這次是什麼，是歷亞斯額頭上微微浮起的青筋嗎？還是他幾乎難以察覺的聲調改變？難道我這世人就要這樣驚慌下去嗎？

一陣安靜，陳十一整理好情緒後，歷亞斯迷惑的臉才使她想起對話好像才進行到一半，暗暗為自己的分心也為拿他跟前夫相比感到歉然。陳十一放棄以接單與創作的不同再辯解下去，因為歷亞斯沒有說錯，她不是不清楚，廟方找上她這個算是與婆姐陣有淵源的人，就是希望她能把舊面具當成養分，而不是限制，認為她會真的喜歡，而不只是迎合。

歷亞斯對陳十一的內心轉折自然渾然不知，只是創作觀念的討論而已，那個小鹿似的恐懼是什麼意思？說錯了什麼？會丟工作嗎？會被趕出木雕教室嗎？最壞的情況，會被木材行辭退嗎？

陳十一卻沒事般地對他笑，說，講得很有道理耶，那只好重頭來過啦。

◇

吳主委搓著手，秋涼的日子他頭上冒著汗珠。茶几上的蜂蜜是他帶來的伴手，主客彼此心裡清楚這次的拜訪事情不會太小條。

新的面具神明很喜歡。不過保定宮管理委員會有個委員叫阿草，這人生雞蛋無，放雞屎有，沒事就喜歡博杯，無代無誌他偏偏去問大道公，有了新的面具，那舊的那副怎麼辦。

神明的旨意是，還是先用舊的那副罷。

「你是說大道公給阿土裝瘋子嗎？」

「大道公是惜物啦。」陳十一攔住想往門外走的父親：「煞煞去啦。難道要去跟神明計較嗎？」

吳主委再三道歉與奉承。陳玉獅好不容易重新坐下。「這小東西你們一定要收下，我在竹山的親戚的鄰居養蜂，我跟他叫了幾斤。這是用天然方法養的喔，有些蜂農會用花蜜去餵蜂，釀出來的蜜就沒有這麼香。不信你們聞聞看，絕對跟普通的不一樣。」在場的人為了表示自己真的不介意，很配合地聞了一輪。

有影對吧？天然的上好，天然的上好。工蜂為女王蜂奉獻，就好像我們跟庄廟的關係。對吧。聽說阿土明年要開個人展覽會，我們鄉親都好榮幸，一定會去捧場。我有個文化界的朋友，昨天來找我正好看到阿土做的面具，問我可不可以借去百貨公司展覽，這件事也是我今天來要跟你們談的。這真的是剛好，我想一定是冥冥之中大道公要表示祂不是不滿意你們的作品啦，阿土的面具有推廣文化的責任啦。說實在，沒有一個家像你們這樣夠義氣。老陣容玉獅，阿土做面具，還有你們初三仔也來湊一腳，沒有你們，我們就出不了陣啦……

吳主委愧疚時就會連珠砲似的轟炸，不給人插嘴的機會。

言猶在耳，陳初三在店裡搬貨時閃了腰。

出陣迫在眉睫，眼看就要開天窗，家裡的戰爭卻又拉到一個新的層級。因為陳秋分出主意說，不然就由她的新男友（或是舊男友，那個國小同學）頂替怎麼樣？

「他跟你什麼關係，你不要隨便幫人攬代誌。想幫忙，還不是讓別人出力。」

你不要幫倒忙就好了。」很久以前看他們卿卿我我溫馨接送就非常莫名火大的陳玉獅，面對妻子和陳十一的「秋分大身大命，你不要讓她動了胎氣，她也是好意」與「對啊，你要一個孕婦怎樣」幫腔，終於與家中女人們全面對立。

「你們女人最後都會站同一邊！早就知道，上次就聯合起來瞞我！」

陳十一還不識相，執意繼續誰來頂替的話題，她提名了自己。

「你是想到喔！從來沒有這條規矩。我不是說過，女人不可以！你不要跟我來什麼男女平等那一套。」

秋分！秋分！

◇

黑暗中電話鈴聲急急地響。陳十一手上雨傘還來不及收，隨便一丟，門也不關，燈也沒開，就奔去接電話。陳玉獅尾隨而入，關門、開燈、晾雨衣、收雨傘，一邊光明正大地聽著電話內容。

秋分的孩子像是古希臘戲劇中的 *ex deus machina*：神心血來潮就插手祂一直置身事外的人間。陳玉獅的乖孫輕鬆解決了所有的紛爭，只差沒立刻治好陳初三的腰。

從醫院回來，陳玉獅已經不在乎什麼陣頭不陣頭。醫院是最可怕的地方，但是醫生真可靠，一看就知道要怎麼辦，哪像我們急的！醫生簡直是神而且大致上沒有神明那樣歹奉待。孩子們飼到這麼大，快快樂樂健健康康就好。陣頭誰想跳就去跳，老人還是退休算了不要惹人嫌。

從醫院回來，陳十一更加堅定加入陣頭的意志。秋分子宮收縮吃了六顆安胎藥才壓住，醫生除了會給藥還會做什麼？那麼多藥，最後秋分胃都痛了。這次有驚無險說不定正是十二婆姐保佑，世界上無奇不有，問題在於相信或是不相信。

「長壽仔得獎了。」她掛了電話，還是向父親報告一下。「阿爸，你弄好沒？隨便弄弄就可以了。」指的是雨具。見陳玉獅心不在焉，只好再催一次：「我有話要跟你講啦。」

要講就講啊。

要坐著正經講。

陳玉獅大概猜得出她要說什麼，女兒也就那幾件事掛心。就算她說要嫁給長壽仔，本山人也不意外，不過應該沒有進展到那麼快才對，前一個婚姻的陰影那麼大，但是誰知道呢……唉呀，他們兩個信仰是不是不同？算了今天已經夠多事了先不去想。阿土要談的應該不會是這個，從她在我面前還是稱呼歷亞斯為長壽仔，還有她裝沒事、壓抑的喜悅，就可以判斷。那麼一定是要談婆姐陣或是幫秋分說情了，這女兒脾氣像頭牛，到底是遺傳到誰。

「快點過來坐嘛。」

陳十一請父親好好坐下，自己則擺出謝罪的粗獷姿勢：「下午是我沒有說清楚。我不是要爭出頭。這次作面具我付出很多心血，但是我不是因為這樣就覺得我有什麼特權。我更不是因為傳統上女人不能跳，就硬要去挑戰禁忌。」

陳玉獅不習慣這種父女嚴肅對話，坐立不安：「你講重點。」

「我沒有跟你說過……」換陳十一坐立不安了，她也不習慣對父親這麼坦誠。

我沒有跟你說過，你扮婆姐這件事情我很感動。去扮演一個散播愛的角色，很關懷人的角色。去祝福別人。我知道你平常不是這樣，但是我覺得，那樣的你其實是真的你。我不是說你像女人！我是說，也許就是躲在面具和化妝之下，反而讓你拋棄了平常嚴肅的那一面。總之我很喜歡那個樣子。

所以我也想做一樣的事。

她舔舔乾燥的嘴唇，「就好像你做木雕這行，所以我才會也走上這條路。」

陳玉獅伸懶腰假裝打呵欠，順手把眼眶中的淚若無其事地擦了，「你早說嘛！害秋分還急到要送去醫院！」再坐下去恐怕女兒會迸出一句我愛你，那就太難為情。「說完沒，較早睏較有眠。」

◇

開路鼓、頭旗、樂師、婆姐团、婆姐母與婆姐們一行將近二十人，與幾個其

他的境內陣頭會合後，浩浩蕩蕩地按照規劃的路線從保定宮出發，不久就來到第一站城隍廟，當然要擺開陣式行拜廟之禮。陳十一才第二次出陣，已經對陣頭規矩瞭如指掌，她在面具下深深吸了一口氣，和衣服一樣有爐香燻過，混和著一路的爆竹，這是宗教在人間的氣息。

陳十一登高一呼並得到大道公的聖杯應允後，廟方才發現有那麼多女人老早就躍躍欲試。她們非常積極地參與團練，人數之眾，搞得每次出陣還要先抽籤。雖然有點麻煩，但至少比之前總是三天兩頭面臨青黃不接的窘境要好得多。

陳初三藉著腰傷順理成章地退團後竟然過意不去，四處幫保定宮十二婆姐陣到處找官方補助、民間贊助，不知不覺做上了癮還自作主張去報名外地的文化祭，又是拍照架網站又是買專書研究，滿口祭祀圈、地方文化、社區總體營造，每每讓陳玉獅聽不下去，戳他的頭笑罵他又自以為高尚說什麼有學問的話，神明的道理你懂個屁，假會。

「咱陣頭要湊，鬧熱也是要湊，大家湊陣給神明湊鬧熱，這個你有心做得就……還可以。」陳玉獅小聲地補了一句以免太過打擊初三仔，自覺真是用心良苦。

於是陳初三又高高興興張羅什麼去了。

陳十一製作的面具也使用過多次了，雖然大道公好像還是比較喜歡派舊的面具出去。其實陳十一自己也比较欣賞舊版，質感不是木頭可以做出來的，而且很有獨特拙趣。

散播歡樂散播愛的神祇很受歡迎。遠遠地，陳十一就看見長長的隊伍，而陳林滿扶著懷抱孩子的陳秋分在最尾端。

進場、打圈、拜廟、十字穿龍、對拜、結束拜禮。

表演過後，十二婆姐們開始為信眾賜福，這是陳十一最重視的部分，一定要將愛與祝福鄭重確實地傳達。信眾以婦幼為主，跪在地上，婆姐們用扇子輕拂大家的頭頂，有些人拿出童衫鋪在地上讓婆姐們踩過。在這樣的儀式中，陳十一體會到她這個代表，也是同樣承受著某種超自然力量。歷亞斯是懷疑論者，有時也認為陳十一迷信，但他還是在陳十一第一次出陣時捧場觀看，結束後他說，跟平常的阿土師完全不一樣哩。

怎麼不一樣呢？

充滿著愛，如果面具拿掉以後還是那樣就好了。如果是這種迷信，那也不錯，

還可以運動減肥。

那次的爭執記得是以互相捏著對方臉頰死不放手直到覺得怎麼這麼無聊才結束。

十二婆姐中的方四娘摸陳秋分與孩子的頭時，陳秋分攔腰勾住方四娘，方四娘將面具拿下，是陳玉獅。他以父親的身份又摸了陳秋分的頭一次，孫女眯眯笑，隱藏她骨碌碌的大眼，一切都在她的預料和盤算之中。陳秋分學著二十幾年前大姊的模樣，對孩子唸著：「小雨水，阿公阿嬤阿姨阿伯還有媽媽都好愛你唷！啾一個！」陳玉獅的取名風格始終如一，秋分大概對此心裡有數才挑今年雨水這天剖腹吧。這樣生日比較好記才不會一忙就忘了啊，陳林滿為丈夫解釋，你們的生日他都沒有忘過不是嗎。

面具下的信女陳十一看著這一切進行，真真正正地鬆了一口氣。

今天也是合境平安。